

N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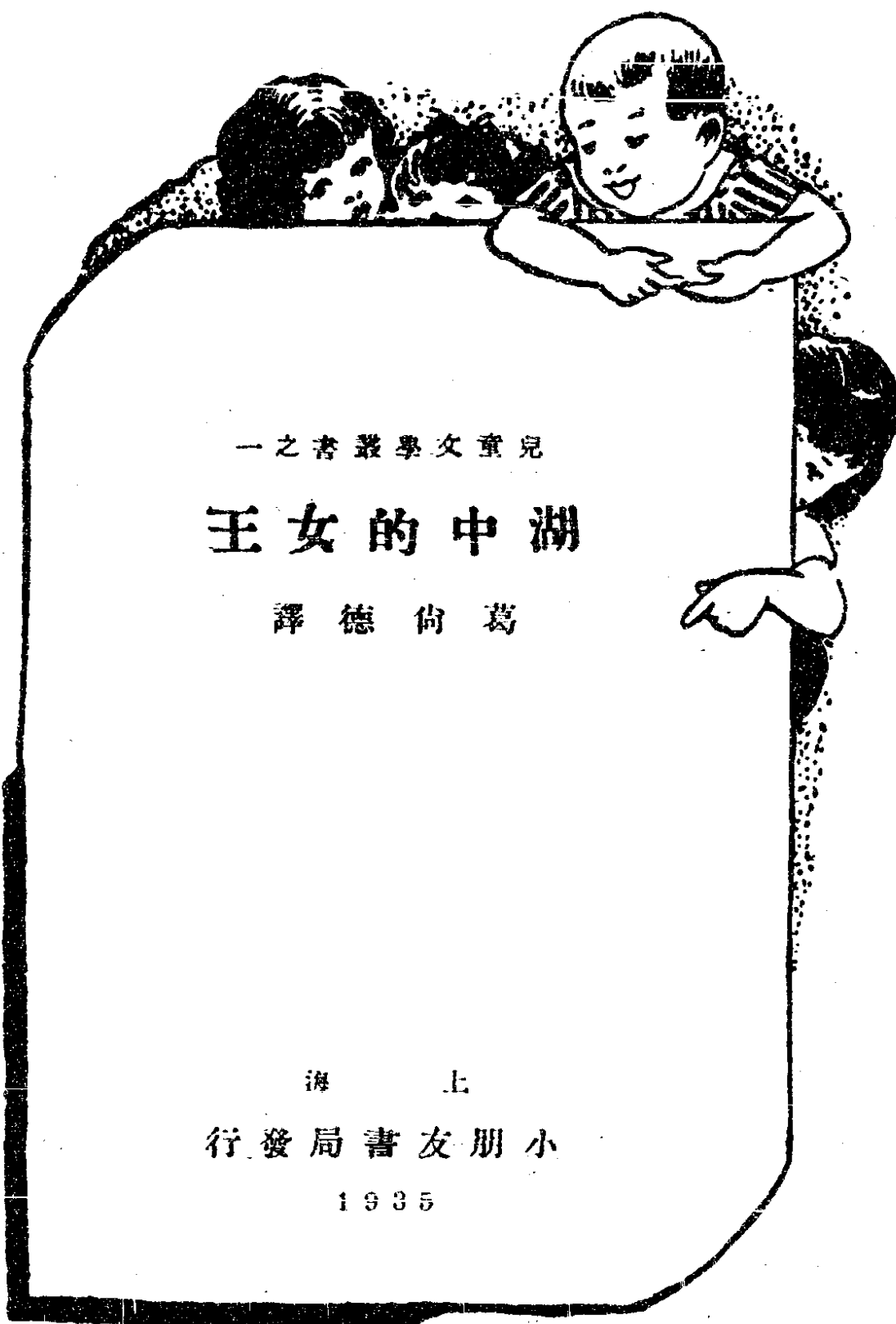
兒童文

湖山

葛尚德譯

友朋社





兒童文學叢書之一

湖中的女王

葛尚德譯

上海

小朋友書局發行

1935

湖中的女王 目次

序

譯者序

翠奈蘭的昇天……………一

列浦……………三九

湖中的女王……………七三

序

尙德兄，

關於童話，我能說些什麼話？文藝作家之異于常人，他們的「孩子氣」比較重些，「孩子氣」，在中國就是正人君子所看不起的「童心」。我是日夕顛連于世故的圈子裏，應得看人臉色再開口的，已無從找那可寶愛的「童心」，對於童話，還能說些什麼呢？

序

霍普特曼、法郎士、歐文在中國都是很熟悉的朋友。歐文的克萊恩先生雜記，二十年前已為一般青年的讀物，李迫大夢那個

故事，早已縈迴於我們的腦際；我今天重讀你的譯文，彷彿重見故知，有無限親愛之誼。（林紓譯拊掌錄頁一）李迫的夢，我從前總當作一個幻境，誰知這個大夢正不必在深谷，我們的眼前，就是加齒幾而山。我初到金華讀書的時候，一個流傳得極普遍的韻事，就是邵飄萍先生（北京名記者曾任京報主筆。）怎樣在照相館的照牆對上某閨秀的名聯，怎樣配駙馬的傳說。狀元時代沒落了以後，才子佳人的結合以這樣一種新的方式出現。但現代的佳人要得才子，必不歡喜這個新方式，再在照相館的照牆上出對子了，或者在時報上登幾個「玉照」，或者出幾本「詩集」都可以。我在金華還躬逢一次盛會，一個成美女生的追悼會。據說，

她的案下忽然發現一封異性的信，（大概不是情書）那封信大半是她的同學開的玩笑，因而吊頸自殺，因而開追悼會。那個追悼會有長長的輓對，有淋漓慷慨的演說，有痛哭流涕的祭文，總是風化上一大關鍵就是了。到了現在，「吊頸」、「跳黃浦」、「吃安眠藥」的小姐未始沒有，但決不爲案下發現一封男性的信而自殺是無疑的。雖說是僅僅的二十年，李迫確已做了一場大夢了。然而，有一天，在圖書館看見一份香港的報紙，那報紙載着幾首屬於南方某詩人所做的七律，還附着一徵對的上聯，其意是在尋才子。我想，這必是香港還沒有時報，或者沒有出版的書局的緣故，又有一天，我記得非常清楚，的確不是做夢，在上海。

子路上看見某公學的公告，某日某宿儒講孝經，某日請某宿儒講列女傳。又有一天，在大公報及新聞報上發現類似的廣告。于是，我又疑惑起來，李迫究竟已經出了深谷沒有？

假使真有知識的貴族的話，文學家應該屬於那個階級的，他們把捉了人類的靈魂。歐文於一八五一年第二次到歐洲去，直到一八三二年回到故鄉，中間經過十七年的長期，他的故鄉，已自農村中心社會，一轉而為資本主義的都市社會，凡百可震驚的變遷，陳列在他的眼前，恍惚就是他筆下所寫的李迫所經歷的情景。文藝家所把捉的現實，時常是超時代而存在的真實，這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在我們中國，唐人傳奇中有南柯記邯鄲記二作，

後來成爲北曲南曲的底本，倒與李迫大夢有異曲同工之妙。你以爲如何？

其他關於法郎士霍普特曼的話，你的序中已說得很多，我不想再說什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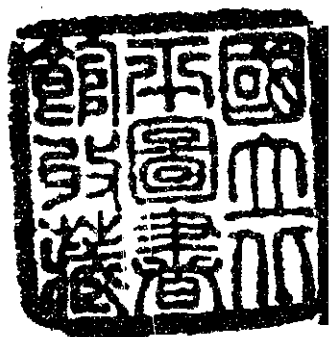
祝您好！

弟曹聚仁。八，二九。

譯者的話

讓我先來將這幾篇童話的內容及其作者，簡略地介紹給我親愛的少年讀者們：

罕奈蘭的昇天的作者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生於一八六二年，是德國現代最重要的劇作家。他的處女作五幕劇日出之前的創作，奠樹了德國近代劇的基礎。有些批評家稱他為澈底的自然主義者，但他也是一個象徵主義的作家。他的著作，極為豐富，寂寞的人們(一八九一)，織工(一八九二)，獺皮(一八



九三），火焰（一九〇二）等，在中國都已有了譯本。

罕奈蘭的昇天，本是作者的一篇一幕二場的童話劇，我現在的譯文，是根據把劇本精選改編而成的記敘文翻譯而成的。這是一篇最美麗的象徵主義的作品。

作者向來善用細緻而又敏感的筆法，抒寫他那精妙入微的文章。一個柔弱的靈魂，依隨着和險惡的環境的接觸，漸歸滅亡，這差不多成爲他的劇曲的基調。我們在寂寞的人們裏，聽到了鏗鏘的一咳，世界上有無窮的憂愁和痛苦啊！」的悲痛的絕叫。我們在日出之前裏，看到了主人公葉林娜被折服在險惡的環境之前，終於把牆上的掛刀拿下來自殺了。現在，我們在描寫得非常細

膩的罕奈蘭的昇天裏，又看到了罕奈蘭的悲哀淒切的命運。

親愛的少年讀者們，你們對於可憐的罕奈蘭，將忍不住你們的同情的眼淚。

罕奈蘭的思想，無疑地是非常錯誤的。許多批評家，因為霍普特曼專寫像罕奈蘭這樣的祇是憧憬着渺茫的幸福，無有戰取真幸福的勇敢，懦怯的，畏葸的人物，對他表示最大的不滿。我們試想：我們人類，就真祇有被環境折服的一面，而沒有折服環境的一面嗎？

我們在罕奈蘭錯誤地對於宗教發生最高的崇信這一點上，可以透切地看到罕奈蘭的生活的痛苦，可以清楚地認取我們獲得幸

福的確切正當的途徑。和罕奈蘭同樣淪陷於悲哀運命的旋渦中的不幸的少年們呀，我在這裏虔誠地祝禱你們努力。

列浦的作者歐文(Washington Irving)，是美國文學的建設者。

一七八三年生，一八五九年死。誕生的地點，是紐約城中的威廉街。他曾學習過法律，做過律師，也曾經營過商業，但均以性情體力不合，無有成就。他的第一部著作紐約史，於一八〇九年刊行，這立即使他名揚大西洋兩岸。他的作品極多，都清逸而富於風趣。

列浦是他的第二部著作克萊恩先生的雜記中的一篇詼詭動人的創作。林紓先生把克萊恩先生的雜記的一部份，譯成漢文，題

名拊掌錄。林先生自然不會把列浦這樣美好的文章忘記了的，我們翻開拊掌錄，最先見到的就是這一篇。林先生的翻譯，自有他的好處，但他的譯文是文言文，非一般少年讀者所能愉悅地容易地溜覽，因此，我就把它另譯在這裏了。

又，譯在這裏的列浦，是我根據日譯本翻譯成的，譯文中的事蹟，與原文有不盡相同之處。在原文裏邊，當列浦從山間一夢二十年後歸去時，共和黨正在做重要的選舉工作，他們罵這個從山間來的老頭兒爲保王黨。那時美國已經脫離了英國的羈絆，列浦到山間去打鳥時的那種專制政體，是已經給革命的戰爭掃除掉了。這些，在日譯本裏，都是未經譯入。我們不管日譯者或者會

有些什麼其他的用意，但我覺得日譯者這樣翻譯，對於原作的動人的風趣，以及對於文學作品的價值，都是絕沒有絲毫損害的。

——或且因為減少了許多繁累的名字，使人於讀時益感興味。因此，我就樂於把它介紹給中國的少年讀者。

湖中的女王的作者法郎士 (Anatole France)，是在輓近的法蘭西文壇上最放光彩的一個作家。一八四四年生，一九二四年死。他著有許多詩歌、小說、及文學批評等著作。波納爾之罪 (一八八一)、藝林外史、喬加斯突、紅百合 (一八九四) 等作，都已有中國譯本。他的小說，可以分做空想的、寫實的及哲學的三種。但他不能歸入於文學作家的任何一派裏，因為他是不拘泥於派

來探窺這間屋子。外邊雖在響着風雨的騷音，室內却是奇妙的寂靜。先生現着憂慮的面相，諦視着罕奈蘭。樵夫輕聲地這樣說：

「像不會再好啦。」

不多時，醫生來了。因為要通宵看護，女尼也來了。醫生詳細地詢問病狀，但罕奈蘭總沒有回答。先生再不忍見這種沉默悽愴的情狀延續下去，就催促罕奈蘭講話。罕奈蘭淚聲回答：

「我最親愛的敖滔華德先生，但是，我，我要快點到母親的所在去啊！」

先生聽了這個，再不能忍耐住憐愛的情緒，親切地撫摩着罕奈蘭的頭髮，勸慰着：

譯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翻譯童話，實爲困難之尤者。我在開始翻譯這幾篇東西的時候，便感覺到我是在做一件冒昧的僭妄的事情，我不禁異常膽怯慚愧起來。能夠把這三篇東西譯完，全恃著蘭直接或間接所給與我的鼓勵，我在這裏向她表示感謝。

蒙曹聚仁先生於百忙中抽暇爲我精審校閱，並允爲我作序，這是更使我非常感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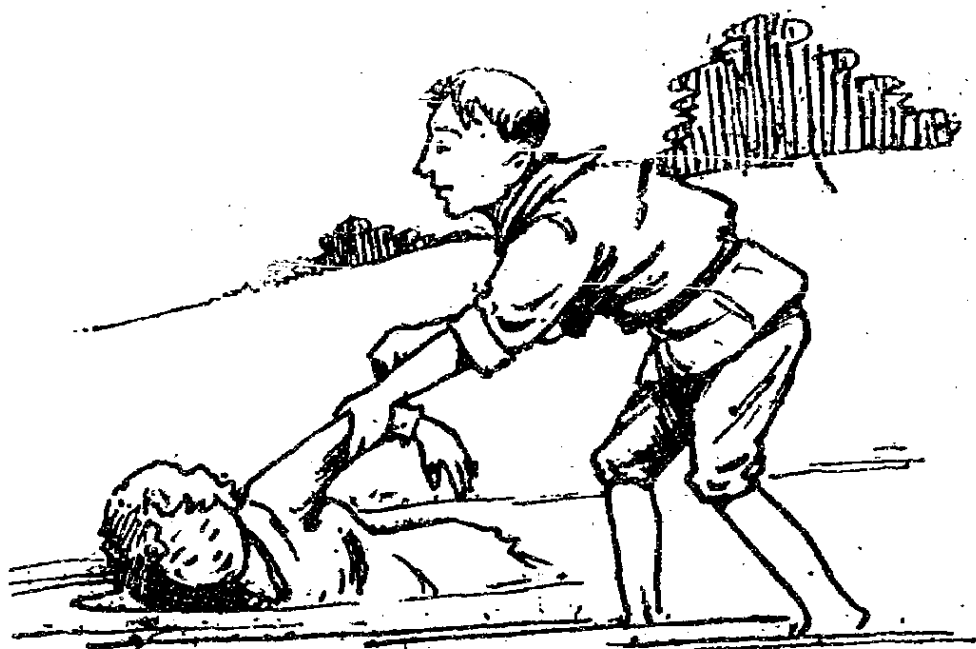
尙德 二〇，八，八。

罕奈蘭的悲哀

一

罕奈蘭，是石匠馬坦隆的義女。馬坦隆這個人，是個非常嗜酒的酒徒，脾氣又惡毒，因此罕奈蘭不但受不到一點憐愛，還時常被虐待。她非常悲傷，熱切地追懷着自己的母親。她的母親已經在兩月前死了。

嚴冷的十二月的一個晚上，混雜着雪花的暴風雨，在罕奈蘭居住着的這個山峽中的村莊裏，悽愴地捲蕩着。父親從前天到酒



店去後，一味喝酒，不曾回來，罕奈蘭祇是一個人，看守着房屋。不但寂寞，而且恐怖，她再不能住在家中了。於是她走出門來，一直向着那個近旁的、廣闊的——可以稱作湖的那樣廣闊的池的邊岸，踉踉跄跄地走過去。這時，她忽然感覺到，從結着冰的水之深處，像耶穌在呼喊着她。罕奈蘭被這個聲音誘惑着，終於投躍到池中去。她是

早就想從這個悲傷的世界逃出，走向到住在天國裏的母親的身邊去的。

這時，恰巧有一個樵夫走過，他就把罕奈蘭救了起來。因為寒冷，罕奈蘭已經神智昏迷了。她把樵夫看錯了，當是她的父親，就打他，攔抓他。樵夫慌亂地不知道怎樣才好。恰好又是湊巧，小學校的敖滔華德先生，這時打從這裏經過。先生急忙把罕奈蘭帶到他自己的家裏，替她脫去了全濕的衣服，換穿上了乾的衣裳。於是叫樵夫提了燈籠，抱了罕奈蘭，踏着暴風雨中的漆黑的夜道，走向本村的貧民院去。

罕奈蘭被先生抱着，兩手下垂，頭髮蓬亂，還不斷地說着夢

嚶。跟隨在樵夫後面的，走進了貧民院的一間屋子去的先生，憂慮地望着罕奈蘭，一邊靜靜地使她睡到床上，脫了自己的外套，替她蓋上了。屋子裏燃着的蠟燭光，不斷地靜寂地輕飄地搖晃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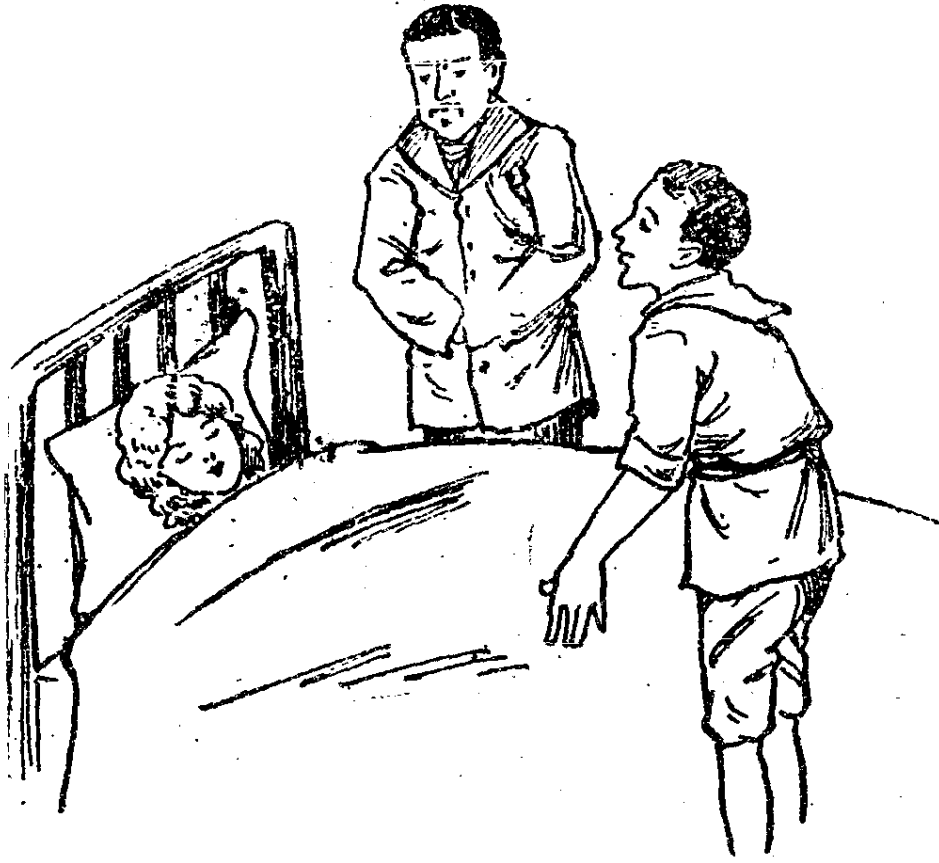
住在貧民院裏的、粗暴的、骯髒的人們，不管罕奈蘭在睡眠，大聲地互相怒罵吵鬧。怕父親比怕什麼都厲害的罕奈蘭，在這個時候，「可怕啊，可怕啊，父親來了啊！」這樣地說着，望着在陰黯中蠕動着的那些人們的影子，心驚膽顫，牙齒摩擦發聲，時常要爬立起來。先生溫柔地勸她安心，還向着正在吵鬧着的人們，要求他們安靜。他專心地照顧着罕奈蘭。

不久，戴着二角帽，穿着長兜風的本村的領地監督，同他的部下，一同走了進來。先生和樵夫，把奈蘭怎樣被虐待的可憐的情況，詳細地講給監督聽了之後，監督便想嚴厲處分馬坦隆。

「一定要把那個傢伙拘捕。那個傢伙的名字，記到醉漢記載簿上，是已有多年的了。」

監督這樣說着，想要得到些什麼確鑿的證據，便向着奈蘭，訊問種種，但她却祇是魚一般地沉默着。監督見到這種情形，便變更計劃，想把這個搜集證據的責任，委託給醫生，他便決定去請醫生。

「那末，敖滔華德君，再會！那個傢伙，今天晚上，我一定



要把它拘捕起來。」

監督這樣說了後，和部下一同出去了。

二

這是難得的事，罕奈蘭呼呼地睡熟了。暴風雨敲打窗口的聲音，急驟地在耳際繁響。貧民院的污穢的人們，因為先前給監督的部下叱責了，也不再

別的，他有時是寫實的自然主義，有時也可以是浪漫主義。思想上面他起初是純藝術的，因他又是一個懷疑派，對於一切都懷疑，所以後來就傾向於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反對一切強權的、軍國的政策。

法郎士的兒童文學作品極少，所以他的關於這方面的創作，格外值得我們的寶貴。譯在這裏的這篇童話湖中的女王裏所顯示出來的作者想像的富麗，真是使得我們不能不加以讚嘆。可愛的亞柏葉和幼利的印像，我知道定會永遠活躍在讀過這篇文字的少年讀者的記憶裏。我因為熱愛這一篇，就把這一篇的名字做了這一本書的名字。

「唔，不要想那樣的事情呀！」

醫生迅速地診察完畢，就悄悄地叫女尼到桌旁去，細聲告訴她看護時的應注意點。又轉向先生，告訴他說，石匠馬坦隆，已經被拘押了起來。於是，他向女尼告別，出去了。先生和樵夫，跟在醫生的背後，靜悄悄沒有足音似地，也出去了。

女尼把牛乳傾到小鉢裏時，才昏昏地睡去的罕奈蘭醒來了，凝視着女尼的臉，問詢着：

「你是從耶穌那邊來的嗎？」

「你不認識我嗎？我是女尼馬爾泰。你不是時常到我那邊去的嗎？呀，我們不是一同祈禱，一同唱美麗的歌的嗎？」

罕奈蘭快樂地點頭，說：

「啊，是，是，美麗的歌……。」

想使罕奈蘭稍稍恢復過精神來，女尼力勸罕奈蘭飲牛乳。但是罕奈蘭不願如此，她堅決地說，她是無論如何再不願意痊愈的了。

「這是不興的呢，請好好地想一想吧！噢，那末，我來替你結頭髮吧。唔。」

女尼替她結了頭髮。但罕奈蘭，依舊小聲嗚咽，連續地說着，不願痊愈，不願痊愈。罕奈蘭的過去的生活，實在是災禍過多，痛苦過烈了。

「爲什麼不願痊愈呢？」

「那，我，我是熱望着要到天國去。」

「但是，這個，人的力量，是怎樣也做不到的。非等到天使來叫了不可。但是，假使，你是已經懺悔了之後……。」

「噯，我是已經懺悔過了。」

「再有，要信仰救主耶穌之後……。」

「噯，我是堅貞地信仰救主的，」

「你信仰，那麼，你要靜靜地期待呀！噢，我來替你放好枕頭之後，你就安睡吧！」

但是，罕奈蘭却合不上眼來。她在憂慮着，她不能睡覺。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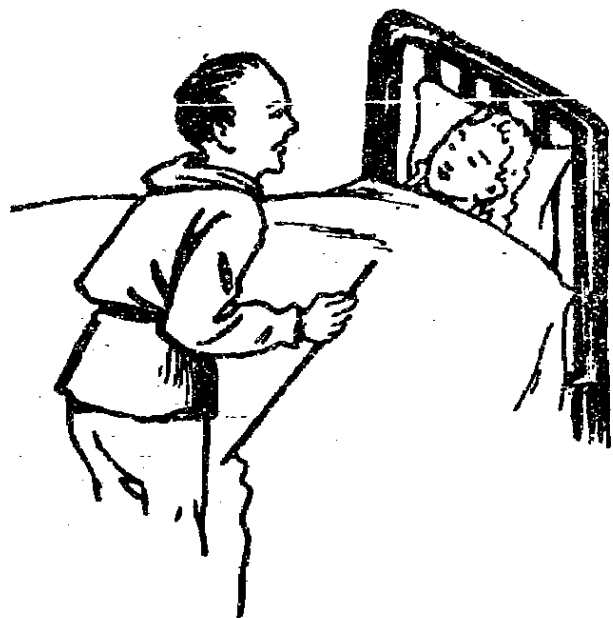
想：虔誠地懺悔之後，就是不容赦宥的罪，也可以取消的吧？她又想：假使重犯了那種罪，那就恐怕不能進天國了吧？她屢次把這些問題，繁瑣地去詢問女尼。

「不要緊的，那樣的罪，你一點也沒有干犯過呢。」

女尼無事樣地這樣說着，但是，罕奈蘭却没有回答。她身體震慄着，一邊攀抓住了女尼。她凝神地注視到黑暗的中間，「女尼，女尼，」這樣連續的呼喊。在罕奈蘭的耳際，可以聽到父親說話的聲音。她還感覺到，父親似乎就直立在床腳的旁邊。

「不，這個是外套。再有，這個是帽子。」

「我弄錯了，真的不是父親。是外套，是帽子。」



女尼想，非把罕奈蘭的頭冷一冷不可，她就決定去取水來。
「噯，我就會來的，請靜靜地等待一下呀！」

三

因為走廊裏黑暗，女尼拿了蠟燭，走向走廊去了。因此，室中變成了墨黑。女尼的足音，寂寞地消逝了之後，罕奈蘭的眼睛，忽然見到父親馬坦隆，在床的旁邊直立着，面孔是因酒醉了的關係吧，浮腫得像野獸的一樣。左手拿着石匠的

用具；右手的腕上，纏紐着皮條，像是要來打人。從他的身體上，有可厭的青白色的光輝，閃耀出來。罕奈蘭因爲非常恐怖，兩手把眼完全遮掩住了，在床上輾轉焦灼，哭泣着。父親這時，粗暴地詛罵：

「什麼，我虐待了你嗎？哼，你本不是我的女兒！嘿，趕快起來，起來燒火！不這樣，我打扁你的身體！」

罕奈蘭，感覺到自己的胸口，在被搔攪搓揉着。她立刻從床上下去，向着暖爐的旁邊，滯重地匍匐過去。在開啓暖爐門的聲音裏，她昏暈了過去，傾跌下去了。

拿着燭光和水壺的女尼，這時恰巧回來了，她看見罕奈蘭跌

倒在暖爐的灰中，叫着：

「啊，不得了！」一邊迅疾地奔跑過去，把罕奈蘭抱了起來。貧民院的骯髒的人們，爲女尼的叫聲所驚動，喧擾地圍集了攏來。女尼接受了這些人們的幫助，使罕奈蘭躺到了床上。但是，這些人們，却儘是嘈雜地講着廢話。

「喂，對不起，請到那邊去。」

女尼這樣地說，使大家離開了這間房子。室內重復沉寂起來。罕奈蘭擔心似地張着眼睛，向女尼問着：

「父親已經去了嗎？」

「父親本沒有來哩，這是你做了夢呀！」

罕奈蘭嘆息着，一邊呼喊着耶穌，祈禱着耶穌快叫她到他的身旁去。於是，她愉快地說：現在她要同最親愛的敖滔華德先生，一同往天國去了。女尼知道罕奈蘭的所以會說這種囁語，全是因爲體熱太高的緣故，他憂戚地緊蹙着眉頭，勸罕奈蘭早點睡熟。這時，罕奈蘭忽然聽到了從遠方飄揚來的歌聲：

「睡哪睡哪，好孩兒，

酣睡着罷！

山坡因爲羊羣雪白了。

可愛的卷毛的羔羊，

跟隨在母羊的背後。

睡哪睡哪，好孩兒，

酣睡着罷！

在罕奈蘭的耳中，這首歌曲，是怎樣地美麗，怎樣地婉轉呢。這個歌聲終於消逝了，她傷心，她戀慕着那歌聲。於是，她請求女尼，無論如何，要她再唱一遍。實在，女尼是不曾聽到過什麼歌唱的。她就問罕奈蘭，那是首什麼歌曲。罕奈蘭回答着，說是叫做「睡哪睡哪，好孩兒，酣睡着吧」的那一首。女尼熄滅了燈火，就歌唱了起來。這個歌聲，流暢地透入罕奈蘭的耳裏，深深地感動着罕奈蘭的心懷；種種的幻影，重又現在她的眼前了：

最先，是室內因為一點微弱的星火，便陰森地茫然地亮了起

來。接着，是一個跣足的，長垂着白髮的，幽靈般的青灰色的女人，浮現了出來。女人在苦痛地摩擦着衰瘦的胸口，這樣地呼喊着：

「罕奈蘭呀……。」

「啊，母親！你是我的最親愛的母親啊！」

「是的，我先用眼淚去洗救主的腳，再用頭髮去拂拭，這樣，我就得跑到這裏來了。」

「那末，帶了些什麼好消息來了呢？」

「噢，帶來了。」

所謂消息，並不是別的，乃是充滿着天使的恩惠的，美麗的

天國的新聞。在不括狂風，也不降雨的遼闊的牧場上，有着多量的果子和肉類等的天國的情形，祇是聽聽，也是愉快的。罕奈蘭，希望母親永遠和她居住在一起，但是，這個幻想中的母親，說是因爲天使在叫她，就走出門外去了。在臨行時，她將一根櫻草——就是開天國門扉的鎖簧——，交給罕奈蘭握着，說這是因爲天使恩賜的紀念，應當謹慎地保藏好。

室內又昏暗了起來。同時，罕奈蘭聽到了孩子們快樂的歌聲：

「睡哪睡哪，好孩兒，

酣睡着罷！



什麼客人要來呢？

來訪問你的客人，

是三個年青的天使。

睡哪睡哪，好孩兒，

酣睡着吧！

在這首歌曲唱到一半的時
候，戴着薔薇的花環，長着美
麗的羽翼的三個光明的天使，
在那邊顯現了出來。她們一邊
看着垂在腋下的歌譜，一邊合

唱着那個歌曲的臨了幾句。罕奈蘭快樂到了極點。

「天使！天使！」她叫着，凝神睇視着天使。此刻，三個天使，在輪流地唱着美麗的歌，這種歌，是罕奈蘭所從未聽到過的。

不久，歌聲終了，罕奈蘭睜開了眼睛。女尼已重又燃起燈光了。罕奈蘭見到了女尼，便向她訴說天使到來的事情。

「啊，做了那樣美麗的夢啦！」聽到了罕奈蘭的述說的女尼，這樣地說。但是，罕奈蘭提出並非做夢的證據，她把剛才收受了的櫻花，給女尼看。這是當然的，罕奈蘭的手中，什麼花也沒有。但是，女尼却這樣說：

「噫，這確是綺麗的花呀！噯，這些話，明天早晨，我再來緩緩地聽吧！今天晚上，你好好地睡覺，那末，明天早上，可以有精神地講述了！」

罕奈蘭這樣地應着：「身體已經完全好了。」她不聽從女尼的話，立起身來，開始走動了。這時，她突然畏縮着，凝望着暖爐那方，喊出恐怖的叫聲。在那邊，有一個穿着黑色上衣，長着黑色翅翼，執着蛇一般婉延曲折的刀的身材很高的天使，在凝神地睨視着罕奈蘭。罕奈蘭駭懼着，「你是誰？爲着什麼來的？」這樣地詢問着，但是，對方什麼回答也沒有。女尼兩手的^{*}手指互相紐合着，站在罕奈蘭的身旁，看到了這種情形，非常憂慮，爲

了要叫醫生，又奔向室外去了。

這時，室內祇剩下罕奈蘭一個人了。黑色的天使，還沒有在她的眼中消失。罕奈蘭依舊向着黑色的天使，詢問着種種，但還是連一句回答都沒有。却是黑色天使，此刻越發變得猙獰可怕了。正在此刻，比剛才出去的女尼還要年輕，長着雪白的長翅翼的女尼，走了進來。因為罕奈蘭的體熱繼續增加的緣故，種種的幻影，就這樣這個到那個地，在她的眼前移轉變易了。罕奈蘭這時，攀依着有翼的女尼說：

「女尼，我怕那個人呢！究竟是誰呀，那個人？」

「那是死神。」

「啊，你終於來了，死神！——我始終希望你來，但是，我現在會見你了，我却覺得恐怖起來了呢！」

有翼的女尼，現着不管罕奈蘭說些什麼的樣子，祇是關照罕奈蘭，趕快去做死的準備。但是，穿了污穢的衣服進到棺中去，這是罕奈蘭所認為恥辱的。有翼的女尼說神靈會有好的衣裳給她穿，無須擔心，這樣說了，就取出銀鈴來搖。於是，一個矮小的裁縫現了出來，手裏執着新娘穿的華麗的白絹盛裝。有翼的女尼把這個替罕奈蘭穿上了。衣服發出沙沙的飄動的聲音。

「天國的新娘，嚶，請側過頭來！」

有翼的女尼這樣說了，把用花裝飾着的冠，戴到了罕奈蘭的

頭上。

24

「女尼，我死了，我快活呢。」

罕奈蘭愉悅地望着自己美麗的姿態。在這個時候，裁縫匠鄭重地俯下身去，替罕奈蘭穿上了玻璃的美靴。罕奈蘭還以為持有着花朵，把手謹慎地放在胸口。

不久，便聽到在遠方響起了葬歌。於是，那個黑色的天使，興奮着精神，向着罕奈蘭這邊走來，一邊還抽拔出了那粗長的寶劍。

「啊，啊，危險呢！要殺我，要殺我啦！救我，女尼救我啊！」

有翼的女尼把兩手放在罕奈蘭的胸上，說：

「不要緊的，因為我的聖手放在你的胸上呢！」

就在那個時候，黑色的天使的影子，消逝去了。不久，葬式的進行曲也不再歌唱下去，現着悲傷的面色的敖滔華德先生的幻像，在門口顯現了出來。小學校裏的朋友們，靜悄悄地跟隨在先生的背後。先生向着有翼的女尼，說着罕奈蘭死了，非常可憐等話。但是，有翼的女尼，說罕奈蘭因為有着信仰的緣故，所以得以這樣恬靜地美麗地死去。最後，她還說：

「這個孩子，現在得到了和平了，我真歡喜！」

先生想爲罕奈蘭唱讚美歌，等到女尼的話說完了之後，便喚

小學生們走進室中去。小學生們進去了，肅靜地圍繞在床的周圍。

「請救助我，

請救助我，

因為我要去見我的耶穌。」

大家都虔誠地感動地唱着。

「啊，可愛的罕奈蘭死了之後，是怎樣端莊呢，大家瞻望一下吧！啊，不單是端莊，這個孩子，從前是穿襪襖衣服的，現在却穿上了綢緞的衣裳了。這個孩子，從前是跛腳走路的，現在却穿上了玻璃的美靴了。直到現在，她是喫着冷的馬鈴薯，而且連

這個都還不能充分得到的，但從今以後，她要住在金的屋裏，每天喫着烤肉了。直到現在，她是被大家譏嘲着，說她是一個乞食的王女的，但這次她到天神的身邊去，她要做真的王女了。現在，這個孩子，將向着天神，訴說着一切她所遭遇的事情，因此，假使你們平日有待錯這個孩子的事，現在便應向她懺悔。」

聽了先生的話，有一個男孩子，喫驚起來，稍稍走向前去，說：

「親愛的王女罕奈蘭，請寬恕我！我時常稱你爲乞食的女王，請不要將這件事告訴給天神！」

小學生們都說着請求恕宥的話。

「你們這樣地懺悔了，罕奈蘭是可以容赦你們的了。現在，請你們到那邊的屋子裏去等一下吧！」

先生這樣說了，有翼的女尼接着說：

「那末，我來向你們講講：怎麼樣做，才可以成爲天使。」於是，大家都跟在有翼的女尼的背後，走到另外一間屋子裏去了。先生把手裏執着的鈴蘭花的花束，放在罕奈蘭的脚下。

「你到了高的所在，也請勿忘記了我呀！」

語聲悲傷地震顫着，先生的流滿了眼淚的臉，俯貼到罕奈蘭的衣裳的前襟上去了。

不久，村莊裏的人們來了，貧民院的污穢的人們也來了。大

家都褒賞着罕奈蘭的正直的心腸和美麗的姿容。在這時候，四個年青的人，把一口眩目地那樣透明的水晶棺，扛擡了進來。於是，他們把罕奈蘭放進這水晶棺中去。大家一邊看着罕奈蘭順適了天神的心，得以這樣光榮地死去；一邊想起了罕奈蘭的父親馬坦隆，於是大聲地嘲罵着。他們還說罕奈蘭的死，是爲了她的父親的緣故。

四

正在這個時候，馬坦隆的曳長的聲調，從房間的外面飄揚了進來。

「逃避了責罰的良心，



「是會得到權愉的嗎？」

聲音終止了，馬坦隆便搖晃地在門口現了出來。他惡毒地咒罵着罕奈蘭，最後，他想搗毀周遭的一切。這時，不意料地，一個青面的，長髮的，不認識的人，走了進來，向着馬坦隆

敬謹地低下了頭。這個人，有一些什麼地方，像是和敖滔華德先生相像的。他因為疲倦的關係，向着馬坦隆乞討水和麵包。但馬坦隆祇用一句話拒絕了。祇是這一點，也已足夠看出馬坦隆的冰硬的心。那個不認識的人想使馬坦隆改過，便說了許多規勸的話，但馬坦隆一點點都沒有聽信，祇是磨牙切齒地怒號着。那個人立刻現出了嚴冷的儀態，這樣地說：

「我是從天神處受命而來的。你得注意才好，你的家裏死了人啦！」

這時，馬坦隆才見到了在水晶棺中的奈罕。奈罕穿的是那樣莊嚴華美的衣服，這使馬坦隆感到畏懼。從先前直到此時，

都在旁邊審察着這種事態的那些人們，「殺人犯！殺人犯！」此刻都這樣呼喊了起來。那個不認識的人，又威嚴地說：

「你沒有疚心的事情嗎？你沒有在深夜裏，把這個孩子驅趕出去的事情嗎？沒有把這個孩子，打得半死半活的事情嗎？」

馬坦隆說，如果是做了那種事情，那他就在這裏給雷電擊死了。好了。這樣一說，啊，真是奇事，在這冬季裏，在那遙遠處，忽有雷聲在震響着，淡青色的電光，在閃爍地輝耀着光亮。從罕奈，蘭緊握着的手中，櫻草花探出頭來，也放射着黃綠色的毫光。「奇蹟！奇蹟！」大家都驚叫了起來。馬坦隆見到了這種事態，異常地震駭。

「我要去自縊了，去自縊了！」他這樣地號叫着，便一直向着室外奔跑出去了。

這時，那個不認識的人，疾速地走到了水晶棺前，握着靜靜地像熟睡着樣的罕奈蘭的手，用着真誠的信仰的音調說：

「罕奈蘭·馬坦隆，站起來！」

轉瞬間，閃閃的綠色和金色的光，充滿了全間屋子。

罕奈蘭，在那個不認識的人的提攜之下，立刻站立了起來。室中的人們，疑惑而且恐怖，都逃避了出去。這時，披在這個不認識的人的肩上的骯髒的兜風，滑卸了下來，顯露出了白色和金色的衣裳。他溫柔地問着罕奈蘭：

「我是誰啊？」

「你是神靈。」

「叫我的名字看！」

罕奈蘭一邊悲傷着自己的卑微，一邊惶恐地喃喃地回答着

說：

「神聖的，神聖的……愛的，愛的神靈……。」

於是，這個不認識的人，把手放到罕奈蘭的頭上。

「我來在你的身上，取掉一切卑鄙的東西！」他這樣地說着

。於是，他把手放到她的眼睛上，給她以永遠的光明；把手放到

她的耳朵上，使她聽到天使們的喜悅，把手放到她的口上，使她

的舌尖上有天神的靈魂。她感覺到體內在鼓盪着歡欣；她流溢着快樂的眼淚。看到了罕奈蘭這種狀態的那個不認識的人，這樣地說：

「我來用你這種眼淚，從你的靈魂深處；替你洗滌去這個世上的塵埃和痛楚。然後我再來把你的腳，放到天神的星上去。」

這時，一種微妙的樂聲，滲流了過來。那個不認識的人，和着這種音樂，繼續講說下去：

「受着神的恩惠的市鎮；異樣地美麗。在這裏，永遠地有着和平與幸福。房屋是用大理石建築起來的；屋頂是用金子鋪蓋的。在銀的溝渠中，赤色的葡萄酒在徧流着；在純白的，純白的街

道上，到處撒着花朵。在所有的古寺的寶塔上，婚禮的鐘聲無間斷地鳴響着；像五月的濃綠似的塔尖，裝飾着薔薇花環。乳般潔白的十二頭白鳥，在打着圓圈迴翔；它們的羽翼在像豎琴的絲樣地發着聲音；它們漸漸地飛舞到了天空的高處。絢燦地盛飾着的人們，都兩手叉繫着，在天國中這邊那邊地移動着步武，立刻，被恩惠之光輝耀着的他們，投躍進了紫色的海中。當他們歡快地從海中向着岸上飛登起來的時候，他們的無論怎樣的罪惡，都已在救主耶穌的血中洗落掉了。」

在那個不認識的人，這種地講說着的時候，男的、女的、孩子的種種天使，顯現了出來，都去裝飾這一間屋子。等到這些話一講

完了，他們便將罕奈蘭和那個不認識的人，圍繞起來，同時合唱起深遠雅靜的歌聲。

五

不久，這種歌聲，在罕奈蘭的耳邊，漸漸地漸漸地低微了去。於是，剛才清楚地連續看到的種種幻像，完全消滅，什麼也看不到了。這時，昇往天國的喜悅，震動着罕奈蘭的小胸；罕奈蘭的氣息斷絕了。

在罕奈蘭見着種種幻像的時候，和女尼一同走進來的醫生，彎身向着罕奈蘭，把聽診器放在她的胸上。

「你的話應驗了。」他這樣說。

「終於死了嗎？」

「死了。」

醫生悲傷地回答。

列浦

在北亞美利加的赫德森河上流，遙遠的西方，有許多巍峨的山峯，蜿蜒地連續着在那裏。這是著名的卡齒坎爾重巒。說起美麗，這些山峯，可說是最美麗的了。在春、秋、晴、雨、霧各種不同的天氣裏，它們會顯現出各種相異的風光來；在一年中，一月間，不，在一天裏，它們的景色，也會多種多樣地幻變，愉悅着人們的眼睛，心頭。

譬如，在輝煌地晴亮着的好天氣裏，這些山峯，便像高貴的

公主樣地，披着青色的紫色的衣裳，爽朗地高聳在恬靜的黃昏的天空中：這種景況，想像起來，像是悲傷的老婦人，戴着灰色的雲霧的頭巾，沉默地站立在那裏似地。但是，當赤色的夕陽，有力地射照着的時候，山崗的一面，閃閃地輝耀着，完全變易成了像戴着金冠的女王似的眩目的姿態，使正在外邊遊玩着的孩子們，禁不住地說一聲「啊——」。

在這些山峯麓下的村莊裏，長久以前，有叫做列浦·梵·溫格爾的男子居住着。大概是自生出以後，朝夕長育在這個清麗的山谷中的緣故，列浦稟賦淳朴，正直，還有着很熱切的心腸。因此，村莊裏的人們，無論何人，都很喜愛列浦。



「列浦，列浦！」大家這樣地叫着，讚美他。

大人們尙且這樣，小孩子們對於這個聖誕老人一樣可愛的叔叔，自然是更加熱烈地歡迎了。他們一見到列浦，總是懽忻地飛奔過去，呼喊著：

「啊，列浦，列浦，列浦叔叔！」

列浦也非常歡喜孩子，一有暇晷，便替他們做種種的玩具，

放紙鳶，教授打紙葉戲的方法。還集聚孩子在一塊，講述妖精，魔法使者的女人，土人的故事，給他們聽。他有了這麼多的方法，所以他一走到路上，總有許許多多的孩子，圍繞攏來，倚傍到他的褲子上，爬登到他的背脊上。因為他決不會說詰責的話，孩子們便做起種種的惡作劇來。

列浦厭惡自己去做賺錢的事，這是很特別的。並不是他連別的勞動都厭惡了，或是沒有做事的能力。他對於自己釣魚的事情，在整天中，就是連一條魚都釣不到，但他却決不灰心，能夠堅忍下去。微渺的事情，既受人委託，那就是怎樣地工銀低廉，艱苦難成的工作，也決不說聲討厭。要是爲着他人，那事情無論怎

樣多，也會去做；爲着自己，他就是一點點工作，也不肯去動手。對萬事都是這樣，他就無日不在貧窮中過生活了。他雖貧窮，却優遊自得，快樂地度着日子。但他的妻子，因爲是女人，不能做照列浦，和他同樣地恬逸。她一見到列浦，便喧嚷着：「啊呀！孩子衣衫襤褸，不想想法子嗎！」「牆頭倒塌了。你注意到嗎！」喧嚷的終結，是這樣的怒聲：「不中用的懶東西，我們這樣地貧窮，都是爲了你！」她總是這樣地痛罵着列浦，還不止此，如果頹廢地走近她的身邊，那就要被攪抓，或者被毆擊。

因此，如果說起列浦住在家裏時的朋友，那祇有叫做伍羅的那條狗了。但是，因爲妻子誤認了列浦的怠惰，是爲了這一條狗

的緣故，就使列浦和狗親熱地住在一起，也是不能做到。狗時常被妻子虐待，追趕，關閉在門外。這樣下去，列浦和狗，反更加友好了起來，時常相向日語，傳達出各自所受到的凌辱。

在這樣的中間，妻子變成了動輒發怒的人。她常現着一副怒容。到了最後，連將列浦逐出屋外的事情也有了。在這種時候，列浦沒有辦法，只得跑到村莊梢頭的客棧去，聽旅行人們的種種談話，消磨着光陰。但是，連這個也不能長久繼續了：壞脾氣的妻子，又以爲這是隱祕的安全的所在，還追索過來，兇狠地叱罵詛呢。

啊。列浦將怎樣才好呢？既不做賺錢的事，又不願聽妻子的



45
，他和可憐的伍羅，友愛地分食着麵包和餅乾，愉樂着。

詰責，那非另外想出一個什麼好的辦法不可。列浦考慮過了之後，便把鎗擱在肩上，帶了伍羅，不管是森林山嶂，無目的地奔跑着。最後，他進入了深邃繁茂的森林中，在樹根上坐下了

是輕爽晴放的某個秋日的事情。列浦在森林中，射擊着自己所喜愛的鷓鴣。他忽然想登上卡齒坎爾重巒中最高的山峯去。因爲是非常沉靜的午後，一放鎗，鎗聲雖立即消逝了，但一刻後又復回響過來。他走到了山峯，疲乏極了，在青草叢生着的山崖上，顛躓地橫躺了下去。於是隨意溜覽着周遭的景色，啊，這是怎樣美麗的景緻啊！

在這裏，從繁盛的叢樹中，山麓下小屋頂輝耀着光芒的一個個的村莊，使他清清楚楚地俯視到了。移時，在他的目光下邊，像一條白帶樣地，縫綴在深綠色的森林中的赫德森河，又顯現了出來。綺麗的河面上，映照着紫色雲霞的影子，前行緩滯的帆船

，那邊這邊地浮盪着在那裏。船身完全像睡眠了似地寂靜，但在不知不覺之間，却已隱藏到遠處青色小山的背後，不能再見到了。

列浦在一個長長的時間裏，浮露着像做夢一般的心境，在這美觀的森羅萬象前，茫然地沉思起來。在這中間，時間不客氣地流瀉過去，一個個山峯的濃影，開始浸染到山谷間，黃昏的迷霧，靜寂地飄騰上來。列浦的意識突然清爽了，他像孩子似地喫驚，遲緩地直到此刻才歸去。在歸途中，太陽就會完全落山了吧？就是不這樣，可怕的妻子，見到這樣地遲歸，又將怎樣的叱罵呀？列浦這樣想，深深地太息。

但是，這樣躊躇躊躇，辦法還是不會有的，列浦就開始茫然地向着山下走去。正在行走時，不知道什麼人，在遠處呼喊著：

「列浦·梵·溫格爾！列浦·梵·溫格爾！」

列浦喫驚着，站定了，環顧着周圍。除掉一隻橫飛過山谷的烏鴉之外，什麼東西也沒有看見。想這一定祇是精神作用，就再舉步前進，但同樣地呼喊着自己名字的聲音，又響了起來。一向沉默的伍羅，此刻匆忙地豎起身體，汪汪地吠鳴着。它戰戰兢兢地俯視了山谷間之後，就隱避到列浦的背後去。列浦也恐怖了起來，凝神遙望着發聲的方向，見到在前邊，有着一個異樣的人的影子。因為距離得很遠，不能十分看得清楚，但見他肩負着很重

的東西，似是很艱苦地在攀登着層巖。列浦因爲這是一個幾乎沒有人到的所在，現在有人來了，微微感到奇異，但他本來是一個親熱的人，心想這一定是村中的什麼人，應當去幫助他，就非常匆急地奔馳過去。當他走近了去的時候，他第二次喫驚了。呀！是一個怎樣怪相的男子呀！村莊裏邊，是決定沒有這樣的人的。這是一個個個的小老人，像胡麻和鹽混雜在一處的斑白的頭髮，蓬蓬鬆鬆地從頭部直生到面龐。他穿着短短的背褂，寬鬆的褲子，腰間繫着皮帶。他肩上擱着的酒樽，異常沉重，他像是不能再擱了，但他並不說請予幫助的話，祇是向着列浦招手。列浦稍感到駭懼，但因爲他本來是個爽快的人，就立刻承諾了老人的



示意。於是列浦和老人，互相扶助着，行經狹窄的山谷間的道路，逾越枯涸了的溪澗。這時，突然地，遠方雷鳴似的轟轟的巨響，完全透進了列浦的耳裏。這個巨響，發生自現在兩人正在向彼處前進着的那個方向。列浦立刻站定了，默想這是什麼聲音，傾耳聽着。但是，思考到這是在高山間常有的雷聲，便又不介意地

列

向前進行了。列浦沒有聽到老人說話過。在這樣的山上，拿着酒做什麼，這一點，列浦當然是懷疑到的，但他並不詢問老人，他祇是想一定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那是會立刻顯現出來的。他期待着這件事情出現，精神興奮了起來，運着沉重的酒樽，向前邁進。

越過山谷，橫過溪澗，來到了一個窪地的前面。這個窪地，被圍在險峻的山崖和蔥鬱繁茂的叢樹間，形成了一個瓦鉢的鉢底的形狀。窪底昏黯，中間是怎樣的，有些什麼東西，祇是站在窪地前面，是完全猜不到的。但是，向着這個鉢底，踏進了一步去的時候，列浦爲了非常怪異的情形，喫驚得惶恐了起來。許多

浦

奇異的小老人，在裏面做着遊戲：豎立起了九根棍棒，把球敲擊上去，競賽着誰能擊中。小老人們，穿着一萬多年前流行的古風的服裝，腰間垂掛着長刀。大家一律穿着寬闊的褲子。他們的面貌，都是光怪陸離的，絕不似常人。有的有着長頭，但有的人的頭却扁平得像砧板一樣；有幾個人的眼睛像豬獾的眼睛一樣，但顏面全部給大鼻子全都遮掩住了的，也是有的。大家都一樣地戴着三角帽，那種帽上插有紅雞的尾毛。中間有一人，穿着有裝飾的背掛，面幅廣闊的皮帶上，垂掛着刀，高帽上插着長羽毛，還穿着紅襪子和靴踵高厚的靴。他身體堅實，面龐好像曬在陽光中那樣，在威武地輝耀着光芒。確確實實地，他是一個頭領了。小

人們都沉默着，在做着遊戲。從外邊來的無論何人，看了這種肅靜的情形，都不會以為他們是在做着遊戲的。他們沒有一個呵欠的動作，沒有一聲咳嗽的聲音，因此，祇有他們擊球的鬧音，去回答着山響，像雷鳴一般地震響過去。

不久，列浦和帶路的小老人，一同走近前去。正在遊戲着的小老人們，立刻停止了遊戲，用着奇異的目光注視着列浦。被這種目光凝望着，列浦不可言狀地恐怖了起來，悚然了起來，索索地顫慄了起來。這時，一同來的那個老人，把酒從酒樽裏傾進瓶子裏去。傾倒完了，他就舉起一隻手來，指示列浦去為老人們斟酒。



列浦因爲不知道如果說不願意斟，那會變成一種怎樣的事態的緣故，就移動傾盪地震顫着的手，去循迴地替他們斟酒。老人們飲過酒後，重復遊戲去了。

時間漸漸過去，列浦就不再恐懼了。還不止不恐懼，連自己都不相信地大膽起

來，看見沒有一個人_在身邊，便偷飲瓶中的酒。這種酒是非常甘美的，飲了之後，他的舌頭面頰，全部，到處到處，就似乎都要溶化開去的樣子。雖已是這樣，他還不肯一杯就止，繼之三杯四杯，一杯重復一杯。在這樣中間，他醺醺地沉醉了。最後，鼾聲大作，他熟睡着了。

在很長久的睡眠之後，列浦覺醒了。但自覺像還在做夢似地，昏昏朦朧。他感到環境有些異樣，便瞿瞿地環顧着周圍。這是有原因的。現在列浦住着的所在，當還是列浦昨天和伍羅一同在那裏休憩的，那個青草繁茂的小山之巔吧？

「啊呀，我此刻還在做夢嗎？」

列浦不可思議地思索着，幾乎擦痛了地幾次幾次拭擦着眼睛。但是，這是決非做夢。周遭是晴爽的早晨的景色：竹林中，小鳥們在有趣地婉轉；天空中，鶯鳥在飛翔；清涼的山風，輕飄地徧流着在身體的旁邊。列浦愈益不明白起來了。他把遇見小老人的事情，一個一個地回憶起來。他總覺得無論怎樣，昨天晚上並不是整晚躺睡在這裏的。他想到了妻子的時候，又十分恐懼了起來。爲什麼在外邊過夜呢？將怎樣地被嘮叨怒咒呢？他怨恨起昨晚所飲的酒來了。

「討厭的酒啊！一切，都是爲了喫了那種酒！嘿，怎樣去向妻子謝罪才好啊？」

浦列着發太息，這樣自言自語着。

他突然又凝神了起來，立刻去搜尋那一枝鎗。但是，自己修飾得很周到的那枝鎗，現在不見了，草地上祇有一枝古式鳥鎗投置在那裏。那枝古式鳥鎗，又是不可言說的那樣粗陋，鎗身完全生鏽，鎗柄給蟲蛀壞了。列浦十分驚駭。他想：這一定是那些壞透的小老人們，用放有睡藥的酒來欺弄我，使我昨晚睡眠在這裏，還把我的鎗偷去了。

「啊，伍羅也不在了，伍羅也被偷去了嗎？」

列浦又想：或者，伍羅此刻，像在平常一樣地，在追趕着鵝鳥鷓鴣，於是他大聲呼喊它的名字，狂吹着警笛。但不知怎的，

伍羅總不再跑來。

列浦焦灼着，就想跑到昨天晚上盤桓就攔過的地方，如能碰到那些小老人們中的不論那一個，便請他交還伍羅和鎗。於是他站立起來，遲緩地向前移步。但是，啊，啊，又是怎樣奇怪的事啊，腳脛的所有的骨節，爲什麼全都麻痺了？

「啊，啊，在山上睡覺，是不行的。假使這是風濕病的開始，以後非靜睡休養不可，那將更被妻子虐待了啊！」

列浦一邊這樣想着，一邊竭全力向前走去。他終於來到了在昨日黃昏，和那個小老人一同攀登過的山谷。但是乾燥枯竭的溪澗，現在却充滿了水。水在漲溢似地起着泡，在流盪着。列浦因

爲要快點離開那窪地，便移足到那像是沒有道路樣的危險的所在去，興奮着但又遲緩地向前進。到底走到了窪地前的山崖了。但這裏，景況也完全異樣了：從後面森林裏匯集攏來的水流，聲勢浩大地，滔滔地，在傾流下去。列浦的脚似是被釘住了，茫然地畏竦地站立在那裏。他又想起伍羅來了，便重又喊它一聲，但被他的呼聲驚恐着回應過來的，却祇是那隻惡作劇的烏鴉。

太陽已經駛行到天空的正中，時候是輝煌的正午了。列浦沒有喫朝飯，肚子餓得要死，異常困苦。他想就這樣放棄了鎗和犬，空身回到家裏去。回去確是最安全的辦法，但當他一想起那個嘍叨咒罵的妻，不禁又膽怯了起來。但是，無論怎樣，餓死在山

間，總是不高興的。此刻，列浦再無其他的辦法，祇得擱起腐爛了的鎗，朝着在遙遠中的家庭的所在地，踉蹌地向前行去。

不久，走過了遙遠的道路，來到了村莊的入口處。在這裏遇到的村人們，沒有一個人是他面熟的。這些人們所穿的衣服，和列浦看慣的，完全兩樣。大家都把下顎緊置到頸肉上，目光閃閃地驚奇地凝視着列浦。列浦也低着下顎，同樣地回望着他們。

列浦忽然覺得，自己的下顎上，已經蓬蓬鬆鬆地長滿了長長的鬍鬚。咦，這怎麼啦？

他繼續向村中走去。一羣小孩子，都珍奇着他的長鬚，在後邊蜂擁地追隨着。但使列浦更爲喫驚的，是這個村莊，現在寬廣



起來而且繁華起來了。廊
簷連接着的各家的門前，
揭示着自己從未見過的門
牌。從窗口可以瞻望到的
人的容貌，也都是從未認
識過的。

列浦疑惑極了。是自
己被欺騙了呢，還是世界
被欺騙了呢：他想不出個
究竟來。但是，這是確實

的，現在的這個村莊，就是他在昨日還居住着的那個。卡齒坎爾重鬱，依然可以看見；遙遠裏的赫德森河，也還在流瀉着；對於那邊的小山，山谷，也有着清楚記得的地方。

「這一定是昨天晚上飲的酒，把我的頭腦弄昏了。」

列浦這樣想，但還在思慮着不久又要聽到妻子的惡罵聲，一邊又在糊裏糊塗地拖動着不願前行的脚，走向自己家屋的所在地去。但是，來到自家門前時，他不禁昏絕那樣地驚駭了起來。爲什麼屋頂曲了，窗口壞了，門戶凋零了！這是一個怎樣衰敗頹廢的家啊！家屋門前，一隻羸瘦的狗，在輕輕地向旁邊走避。它很像伍羅，列浦便呼喊它。不意狗汪汪地吠了起來，走開了。

「啊，啊！伍羅也把我忘記了嗎？」

列浦歎息着。茫然木立了一會之後，他就鼓起勇氣，走進家去，家裏邊的一切，也都頹破了。雖然他呼着妻子和孩子的名字，但沒有聽到一個回聲。

列浦沒有辦法，祇能跑到村莊梢上的客棧店去，那裏他在過去是常去的。但是，這個客棧，現在也完全變了，改建成了一個很大很大的旅店。列浦目光閃閃，顯出疑懼的容貌，睇視着旅店的一切。於是，住在這裏的人們，陸續走來，把列浦圍繞在中間。他們把列浦當作異品一樣地，從列浦的頭直到他的腳指，仔仔細細地賞鑑。小孩子們，也從大人們中間，伸出小臉，有趣地眺

望着這個老頭子；這個老頭子離奇古怪，爲他們所從未見過。

於是，有一個男子，排開圍繞着的人們，來到了列浦的面前。『爲什麼穿這樣古怪的服裝？爲什麼攜鎗？你想暴動嗎？』這個走進來的男子，用着傲慢的音調，向列浦說着這些問題。

「怎麼，怎麼，我決不是那樣的人。我是生長在這村中的。」

列浦這樣回答，但這個男子，却絲毫未曾置信。列浦爲要使他們知道自己確是這個村莊裏的人，就說出許許多多他的朋友的名字，還問這些友人現在在做些什麼。但是，他們回答的，都使列浦感到莫明其妙。列浦的朋友，有的已經死了，有的已經榮達

列

，到外鄉去了，沒有一個人現在還是住在這個村中的。列浦知道了這個，力氣完全消失了。他感覺到，祇有他一個人，被拋棄到了世界的外邊去。他是沒有再詢問下去的勇氣了。

「知道列浦·梵·溫格爾的人，一個都沒有嗎？」

終於，列浦絕望地這樣呼叫了出來。

「噢，列浦·梵·溫格爾，」兩三個人這樣說着。「倚在那邊樹上的，是列浦·梵·溫格爾。」

列浦聽到了這個回答，力量頓時增加起來，就向他們所說的地方望去。於是，他見到了一個少年。——那個少年的體態，和他跑到山中去時的體態，完全一樣；在這個少年人身上，從懶惰

浦

者的那副樣兒起，一直到穿襪子的衣服這一點止，沒有一處不酷肖着他的。他不禁暗自喫驚。「那個少年人，就是我自己吧；這個我自己，並不是真的我自己，是旁的人吧？」他弄得不知究竟起來了。當他這樣茫然自失的時候，剛才那個傲慢暴橫的男子，又向着列浦，嚴厲詰問着列浦，住在什麼地方，名叫什麼。

「我是誰，我做了些什麼，這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並不是我。一定的，這一個我，是旁的什麼人。站在那邊的少年人，是我吧？在昨天晚上以前，我還是我。我在昨天晚上，睡覺了，那些傢伙們，便偷偷地把我的鎗調換去，把周圍的一切東西，都變換了。而且，把原來的我，弄成了現在這樣的我。因為這樣，我的

名字，我是怎樣的人，這些問題，連我自己都不能解說。」

衆人聽到了列浦的話，互相望着，都覺得列浦的話有點道理，於是點着頭，把手放到額上作着思索的狀態。剛才橫暴傲慢的那個男子，他總覺得列浦是可疑的人，就告訴大家，應當提防這個傢伙，這樣說過後，他就走了。大家都相信這個男子的話，先把鎗從列浦手裏奪了過來，使他不能行兇。恰巧在這個時候，一個抱着豐潤肥胖的小孩的女人，從人們中間，探出頭來。小孩子看到了這樣一個古怪的老頭兒時，驚懼得號哭了起來。

「不要哭，列浦，那個老年人，並不是可怕的呢！」

女人這樣撫慰着孩子。

那個孩子的名字，那個母親的狀態，她說話時的音調，這等等，使列浦得到了種種回憶的頭緒。

「你的名字是什麼呢？」列浦向女人問。

「樵迭施·嘉鄧尼爾。」女人回答。

「那末，你的父親的名字呢？」

「啊，是列浦·梵·溫格爾。但是，他拿了鎗出門去，已有二十多年了。祇是同去的狗回來了，父親却永遠不會回來。他怎樣了，誰都沒有知道。那個時候，我還祇是個小孩子呢！」

列浦還有一件想詢問的事，但是，他顯出一些慌張的清狀，一時間舌頭轉動不過來。

「母親住在什麼地方？」

「母親在父親出門後不久，就死去了。她對前來賣貨的商人發氣，因為過度的忿怒，血管爆裂了開來，她就死了。」

聽到了這個，知道再不會被妻子叱責，便完全安心了。至此，他不能再忍耐下去，他緊抱着那個女子，無次數地去親吻她。

「我是你的父親。從前是年青的列浦·梵·溫格爾，現在是年紀老了的列浦·梵·溫格爾。諸位中間，沒有認識可憐的列浦

·梵·溫格爾的人嗎？」

大家都驚奇了，都像木雞一般地呆立着。這時，有一個老婦人，把手掌遮到額角上，注意地望着列浦。

「完全是的。是列浦·梵·溫格爾。啊，很好地回來啦。在這二十年的長時期間，你住在什麼地方呢？」

列浦詳細地述說了一遍。聽到了列浦話語的人們，更加驚異得發呆起來。最後，他們決定去找彼得·范特當克老人——他把這個村莊裏，世代所發生的事情，記載到書冊上去的人——和他談話，訊問他對於這件事情的意見。恰巧在這個時候，彼得走到了這邊來。彼得祇是一望，便知道這是列浦。大家就很快地問彼得：列浦的話，是說謊呢，還是真的。彼得肯定地告訴他們，列浦的話，並不是說謊。

「從前的種種變幻的世事，我的祖先，是都會有過記載的。」

在卡齒坎爾山間，本是時常有着離奇的事情發生的。起初發現赫德森河，和這邊原野的痕利·赫德森，同他的船員們，一起在那山間，僅是睡了一夜，也便度過了整整二十年。還有，我的父親，也曾看到在那山窪中間，有許多穿着奇怪衣服的小人，在玩着打球的遊戲。」

列浦的女兒，導引他到她自己的家中去。他們於是一同過着生活。女兒家裏的生活，是很富裕的。丈夫是一個精神健旺的農夫。列浦還記得，這個女兒的丈夫，是他在從前，時常背馱在自己背心上的孩子們中的一個。列浦的兒子，酷肖列浦。自己的事情，一點都不做，人家委託他的事情，無論怎樣，都會盡心竭力

地去幹。

72

就是這樣，列浦住在女兒家裏，一點沒有勞苦地過着生活。他和舊友新朋，來來往往，送着日子過去。他時常到村莊的旅店裏去，向着他鄉的人們，像做事業一樣地，講述着他所經歷的事情。聽到了這種話，有發生懷疑的人，便有村人走上前來，說明這種話是確實的，使列浦的話，不致失去信用。

湖中的女王

一

法蘭西海岸二三哩外的海面，假使是風平浪靜的日子，便可以在船舶上邊，見到在很深很深的海底上，有粗大的樹集成了叢林，在那裏繁茂蓬鬱。在幾萬年以前，這些葱茂的樹木，是一個異常廣大遼闊的森林的一部，有種種的鳥獸集聚在裏面。森林的那邊，有奇麗奢華的街市，古羅林杜公爵的圍城便建立在那邊。但是，在一個很長久的時間裏，海水逐漸地氾濫到了陸地上來，

這裏所有的房屋、田園、森林、曠野，一切都沉到了海底。在這
些東西的上面，海水在日光中閃閃地輝耀着光芒。這裏所講的故
事，是遠在這陸地沉沒以前的事。

古羅林杜公爵的家裏，代代出着賢明的公爵，爲領邑內人民
所尊敬。這個故事開端的時候，恰在不知道是第幾世代的，叫做
勞柏羅的公爵死亡了的時候。那時年青的公爵夫人和一個幼小的
小姐，在度着寂寞的沉靜的生活。

一天，夫人坐在圍城的高塔中，瞻望着田原間的，開放着像
夏季般濃紫的和黃色的，種種鮮葩的鄉野景色。忽然，在前方，
顯現出一羣騎馬的武士，在向着圍城這邊馳驟過來。在這正中間



75

，乘在用黑色和白銀裝飾着的馬上的貴婦人，一望便知她是公爵夫人的友人——蒲蘭林伯爵夫人。她和公爵夫人，同樣是很早死去了丈夫的不幸的女子。現在她一個比公爵夫人的女兒亞柏葉

大兩歲的兒子，寂寞冷靜地在度着生活。

她倆是交情摯密的友伴，所以公爵夫人便非常歡喜地出去迎迓，牽着手一同走進居室。不知道什麼緣故，友人今天和往常不同，現着憂戚的容顏，不講話，祇是太息。爲着非常關

念的緣故，公爵夫人就去詢問友人爲什麼憂傷，友人握着公爵夫人的手，在自己的兩手之間，緊拉近到自己的胸口。

「你是知道的吧？在從前，在蒲蘭林的伯爵夫人死時，總是有誰，拿着白百合花，來放在枕邊。昨晚，我和平常一樣，很快樂地睡眠了，今朝醒來時，面頰旁有一朵白色的百合花。我在這世上，依憑的人，在你之外是沒有旁人的。我死之後，孩子幼利，請你當作亞伯葉小姐的弟弟，將他撫養成成人。今天我是爲了這個請求才來的。」

在完全沒有聽聞的中間，公爵夫人已經泣不成聲，突然攬捧着友人的頭，緊緊地擁抱着。兩人相互地沉默着握手告別，不幸

的夫人便悄悄地乘着馬歸去了。她回到了自己的城裏，把蘇蘇地什麼都不知道地熟睡着的孩子，託付給了家僕富蘭克爾老人，自己便靜靜地躺在床上。第二天早晨，她平安地，恰恰像睡眠的人一樣地躺着，氣息却是已經絕了。

二

就這樣，幼利公子和亞柏葉小姐，從幼時起在一起長育着。公爵夫人遵守着和友人間的信約，做了他們兩人的母親。他們漸漸地長大了起來，公爵夫人就帶領他們旅行領邑內的地域，引導他們觀察農人商民們的生活狀態，訓教他們愛護人民。

這是在夫人們這次旅行出發後的事情：一天，他們在走過鋪

着綺麗的花毛氈似的牧場，幼利忽然見到了在前方遠遠的山峯下的，一個廣大的渾圓的發光的東西。

幼利揮動着手，說着：

「伯母，那是個什麼東西，不是勇士的盾牌嗎？」

「不是，那是月亮似地寬大的銀盤。」

亞柏葉在小馬上流轉着明眸，這樣說。

這時，公爵夫人現出莊重的容貌，這樣地說：

「那不是銀盤，也不是勇士的盾牌。那是美麗的湖。但是，

無論怎樣地美麗，跑到湖畔去是危險的呢！湖底棲居着女怪，他們要拖拉走過那邊的行人，取去他們的性命呢！」

關於湖的談話，祇是這樣完結，但是這個，在小孩子們，却已是永遠不能再忘記的了。在回到圍城後的一天，亞柏葉跑到幼利處，輕輕地這樣說：

「今天圍城的高塔的門開着，我們去吧，一定可以見到湖中的妖女們呢！」

兩個人登到高塔的頂層上瞭望，但是不能見到妖女樣的東西。不過湖水比平時呈出格外青蒼的顏色，誘人似地清澄着。亞柏慄凝神地眺矚了一回，就這樣說：

「唔，我要到那邊去看看哩！」

幼利利用着驚恐的聲音，這樣地說：



，
怎樣去呢？」

「這是不行的，你沒有聽到過母親的話嗎？這樣遙遠的地方

亞柏葉小姐用輕視

的目光望着幼利的臉，

同時表露出可憐的、柔

和沉靜的狀態，幼利也

就轉變了過來，握着小

姐的手，高聲地說：

「好，去吧！兩個

人一同到湖畔去吧！」

翌日午後，公爵夫人同侍女們，在做着絨氈的刺繡。兩個小孩子，像平日一樣地，在花園裏遊戲着。幼利見着周遭沒有什麼旁人，便朝向亞柏葉，突然地握了她的手，說：

「去好嗎？」

「到什麼地方去？」亞柏葉這樣說，睜圓了眼。

「湖畔去，明白了吧？」幼利說。

亞柏葉驚怪着，不說一句話。昨天幼利把母親的話抬出來，說是去不得那邊，但是他今天却是說要去了！自己經過了一回思考，倒覺得不願意在祕密裏奔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

「我不能去，我還沒有脫換去絹靴。男子真是古怪呀！」

雖然亞柏葉像這樣說，幼利却不肯讓步。

「說我古怪也好，巧辯也好，都不要緊。但是，我要到湖畔去，你必得和我一同去！」

幼利說着，昨天被小姐投射着厭憎的眼色的事，在他的心中浮現了起來。

「你害怕，那沒有辦法。我個人去就是了。」

亞柏葉聽到幼利這樣說，倒感到抱歉和不安起來。她簌簌地流着眼淚，撲到幼利的背上，謝着罪，說幼利所走的地方，無論那是什麼所在，她都得跟隨去。他們重又親愛着。就一同出發旅行去了。

三

這天天氣酷熱，街上的人們，差不多都避居在家裏，不論勞動遊散，都得待太陽陰暮了才行。因此，兩個小孩子，沒有遇到一個人地走過了街道。像在從前和公爵夫人一同乘着馬行過這裏的順序一樣，渡過橋樑，走進了牧場的通道。在這樣行進的中間，幼利異常劇烈地口渴起來。因為每天都極炎熱，無論什麼地方的水，都已蒸發乾淨了，此刻就連一點水，也都不曾進口。強制忍耐着前行，幸好路旁有一棵櫻樹，甘美的櫻桃纍纍地垂掛着，兩人就在樹蔭下憩息下來，暇豫地喫着果子，濕潤着喉頭。這樣，他們的精神便完全恢復了，像一口氣便可以走到湖邊的樣子。



但是他們走不多時，不知爲甚，亞柏葉竟跛躄起來，說是脚痛得很，不能再移步了。幼利替亞柏葉解開靴紐，看見靴裏有着石礫。取去了石礫，亞柏葉又精神很好地回復了過來，兩人又唱着歌，談着天，兔子一樣地迅捷地跳着走着。在這樣之間，亞柏葉又立定了。這一次是因爲靴子損毀了。她現出懊喪的表情，取下了破壞了的靴子。在

察看靴子的時候，她見到了在前方的自己所居住的圍城，這圍城現在已在很遠很遠的那邊。亞柏葉不禁悲哀起來，眼淚不可遏止地湧流着。

「漸漸昏暗了，狠不出來嗎？」

亞柏葉這樣說着，便越發哭泣起來。幼利却緊緊地抱着小姐，周到溫柔地安慰着她。

「不要悲苦，不是已經到了湖的近岸了嗎？什麼也不要怕。我們還可以在晚飯時分回到城裏呢！」

經幼利這樣一說，亞柏葉便拭着眼淚，又跟隨在幼利的背後，踉踉跄跄地前進了。

湖水確是就在那邊，在輝耀着青光銀色。岸上，菖蒲盛開着金色紫色的花朵，水面，雪白的睡蓮，醒目地開着滿大的眼睛。那裏沒有居人的樣子，像亞柏葉所恐怖着的可怕的野獸，連影子都沒有看見，祇是在岸上的砂土上面，有着像撥散了的紅葉樣的可愛的足跡。小姐敏捷地脫了破靴和襪子，赤腳浸涉到水中去。幼利想這裏有沒有胡桃或是楊梅，便在這裏探索了一回，但是沒有見到什麼。

「我在走來的途中，見到在不遠的前方有棵楊梅樹呢。你等一等，我去採來，採得楊梅後，我們就立刻回到城裏去吧。」

幼利這樣說時，亞柏葉靠坐在柔軟的蘚苔的平面上，口裏喃

喃地響着，像是回答一些什麼。她已是非常疲乏了，就呼呼地睡熟了。

亞柏葉昏昏地做着夢，夢見從一處地方飛來一隻烏鴉，背上馱着一個小人，在頭上翔舞了一回，立刻不見。恰巧在這時，幼利回來了，他把楊梅盛載在很大的葉子上取了回來。

「睡得很熟呢，不要去驚醒她吧。」

幼利這樣想着，退了轉來，向着有垂着銀色枝條的柳樹的彼方，搖搖擺擺地走了過去。在那裏可以毫不遺漏地見到湖水全景。這時恰巧月光照射過來，湖面上輕薄地籠罩上迷霧，在眺望間，湖面幻成了像妖女的國度一樣的不可思議的景色。不久，這個



銀色的絹帷，漸漸地漸漸地裂開了，從這中間，披着曳長的綠色的雲髮的美麗的女子，伸開兩手，向着幼利這邊，輕快地像流瀉一樣地走過來。幼利立刻驚覺了，恐懼着想逃奔，但已經來不及了。

幼利意料不到會遭遇到這種事情的，亞柏葉也還在舒適地沉睡著。等到亞柏葉醒來一

看，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從什麼地方，擁集來了一羣白鬚長長地直垂到膝蓋的小人，他們環立成了一個圓形。

「把這孩子怎樣辦呢？」在小人中間，像是年歲很大的叫做彼古的小人說着。他們身體雖小，但都現着老年人般的容貌。

「做個籠，把她裝進籠裏去。」小人拉古這樣說。

「怎麼，怎麼，這樣美麗的姑娘，也可以把她裝進籠裏去嗎？」

這樣說的，是箕古小人。

於是，在這些小人們中最親熱和氣的塔杜發言，說是應當把姑娘送回她父母的家裏，但旁的小人們，都想這姑娘可以當作

最珍異的玩具，他們是不會把塔杜的話聽進耳朵裏去的。

「喔，像是醒來了呢！」保伍小人突然小聲地說。這樣說着時，亞柏葉爽朗地睜開眼睛了。起先她還以為是在做夢。但因為小人們許久肅靜着不動，才知道這是真的事情，她立刻爬起來，大聲地呼喊：

「幼利！幼利！到什麼地方去了呀！」

小人們聽到這個聲音，都紛紛緊圍攏來。亞柏葉駭極，索索地顫慄着，兩手拚命掩遮着面部。小人們起先不知道怎樣辦才好，也感覺到困苦。於是，小人塔烏，攀登上在亞柏葉頭頂上垂掛着的柳樹的枝杈上，從上面溫柔地撫摩着亞柏葉的手。亞柏葉也

知道了小人的親熱的心，手離開了面部，注視着小人們。不多一時，她說：

「小人先生們，你們的容貌，是未曾有過的醜陋呢。但是，這是沒有什麼的。我敬愛着你們。我還要請求你們給我一點不論什麼食物，我饑餓得要死哩！」

這樣一說，小人們間紛紛地掀起了議論些什麼的聲音。中間也有人因為亞柏葉說他們無比的醜陋，因而大爲震怒起來，說這樣無禮的女郎，把她拋棄掉了就算了。於是另外一些小人大笑起來，說人類的思想本是和他們不同的。這時，伶俐的小人塔烏，吩咐僕役寶羅去取奶乳，蜂蜜，再有在地竈上燒煮的最甘美的麵

包來。亞柏葉結縛靴紐的時候，差遣去的小人，已經乘在烏鴉的背脊上回來了。亞柏葉喫了麵包，嘗了蜂蜜，飲了奶乳，精神就完全鎮定起來，已經不再恐懼。什麼話都能夠講了。

亞柏葉這時微笑着，把面部舉了起來，說：

「小人先生們，晚餐精美得很，謝謝你們！我的名字叫亞柏葉，哥哥叫幼利。懇請你們找尋我的哥哥！從此間回到城裏怎樣走法，也請你把路徑指示給我！要母親擔憂，掛念着我們怎樣地發生了些可怕的事情，這真是不應該呢！」

「但是，你這樣地脚痛，不能走路，而且我們又不能踏進你的領土。我們所能做的事是：先集攏樹木的小枝，製造乘具，鋪

上蘇苔的墊褥，把你擡到山上，去謁見我們的大王。」

小人箕古這樣回答着。

假使是普通的女子，那祇須聽到了一個人要被攜帶到不知道什麼地方的山中去，便會驚惶恐怖起來的吧，但是，亞柏葉已經經過了剛才的駭懼，現在像更進了一步，她想再去遭際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樣做了，回到家中時，向母親和幼利訴述的話語，是會怎樣地豐富啊！」

亞柏葉這樣想，小人又時時勸請着，她就高興地平睡在蘇苔的墊褥上。從此地到什麼地方去呢？她在有趣味地期待着。

小人們攙着小姐乘着的乘具，漸漸地漸漸地，攀登着很高很高的山嶂。這個時候，亞柏葉又疲乏得想睡覺，終於呼呼地睡着了。等到醒轉來時，太陽在煌煌地輝耀。小人們還在努力地努力地，繼續向着山巔行去。小人們在山巖與山巖之間，飛躍的迅速地，爲任何人所不能及，但是，他們的步行，却是非常地緩慢的。從小姐的乘具的小枝的空隙間，透漏下來的陽光的顏色，忽然地變更了——光亮並沒有更變，祇是色素是兩樣了——。不久，乘具停下了，小人們羣趨過來，扶助亞柏葉走下乘具。

在小姐的眼前，身體沒有她一半大的，穿着閃閃的漂亮衣裳的小人，突然地顯現了出來。他的頭上戴着裝綴着無數金鑽石的

王冠；這些金鑽石，有着在他小小的身上，似是不感到沉重的那樣大小。肩上披着國王的兜風，手裏執着長槍。

這時，一個小人說：

「羅克王，這個美麗的孩子，正睡着在湖畔，我們把她帶來了。她的名字叫亞柏葉，母親是古羅林杜公爵夫人。」

「噫，好的，好的，」國王褒獎着家臣們的功勳。「這個孩子，就加入我們這一羣吧。」

小人的國王這樣說着，拚命伸長背項，去吻亞柏葉的手，他向亞柏葉說，他會照顧她，使她幸福，她要什麼，便給她什麼。

「我要靴子。」亞柏葉說。



「靴嗎？」國王說着，
用槍桿叩着地面。立刻，用
眞珠綴飾的銀靴，在地面現
了出來。小人便把這銀靴穿
上小姐的脚。

這反使亞柏葉憂傷，她
說：

「綺麗的靴子！但是，
穿着這個，可以步回到母親
處嗎？」

國王說：

「這不是走石道的靴子，是走山間的坦道的，因為在這山間，我們有許許多多要給你觀看的，不可思議的東西哩！」

「小羅克王，請你替我把這綺麗的靴子，調換一個木頭的靴子吧！我還要請你使我回到母親處呢！」

但國王却搖着頭。

「小羅克王」，亞柏葉又說。這一次語聲顫動，眼淚紛流了。「請讓我回到母親和幼利處去吧！我愛着他們，是和愛着你一樣的哩！」

「幼利是誰？」國王問。

國王不知道幼利，這使亞柏葉感到怪異。她回答國王說，這是和她從小在一起生長着的友人。國王因為想把亞柏葉當作妻子，所以非常憎厭她在外邊有着這樣知好的男子，露出忿怒的面相，不再講話。亞柏葉悲傷地哭泣了。

小人的國王不願亞柏葉為他人所有，禁止她走向山外，祇使她每晚在夢裏遇到母親。母親每晚在夢裏見到亞柏葉，亞柏葉也每晚在夢裏見到母親。

亞柏葉已經斷念，不再想回到母親和幼利的居處了，她在小人們中間安樂地生活着。小人們異常親熱，都竭力奉承着她。他們給她看種種珍奇的東西，給她做許多許多玩具，——那種玩具

，人類無論怎樣，是做不到這樣漂亮的——。她時常同箕古、塔杜，鑽隱到地底的通道中，奇趣地從巖層的微細的裂縫，窺覷着外邊青蒼的天宇，這是比什麼都歡快的事情呢。

轉瞬間，六年過去了。

四

「羅克國王陛下，在謁見室裏，他要召見你。」

一天早晨，亞柏葉在和着金琴歌唱，塔杜走來向他這樣說。

這樣召見的儀式，已經好久沒有舉行了，亞柏葉猜想着，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一邊跟隨着塔杜走去。國王見到了亞柏葉，說着「到這裏來」，便推開了後邊的門扉。這是藏置寶物的房間。眩

目的金銀、寶石、綾羅綢緞，滿滿地集積在那裏。

國王坐上了室隅金和象牙的椅子上，望着亞柏葉，說：

「不論那一樣，揀你喜歡的拿吧。」

取懸掛着的用顏色可愛的眞珠做成的項圈呢，還是取用金鋼石和翡翠裝飾着的手鐲呢，亞柏葉猶豫着。當她伸出手去的時候，舉起視線，突然從山巖的裂隙裏，蒼空躍然地映進了她的眼裏。亞柏葉伸出的手，疾飛地收縮了回來。

「小羅克王，請你使我回到地上一次吧！」小姐說。

這時，國王向寶物室的侍者，作着目語，不久，一個很大的匣子，在亞柏葉的眼前啓開了。這中間滿滿地積藏着寶石——爲

人間無論那個怎樣尊貴的王者所沒有的，奇大的迷耀眼睛的寶石。

「取你喜歡的東西吧！」國王又小聲地說。

但亞柏葉却祇是搖頭。

「就是古羅林杜家花園中的一滴露珠，我想也要比這匣中最好的金剛石美麗。石子中最青的石子，也沒有幼利的眼睛那樣地澄碧。」

亞柏葉這樣地說，國王感覺到胸口被銳利的刀在錐刺似的。國王暫時不說什麼，但不久便舉起面部，望着小姐，說：

「輕賤財富的人，便非富有不可。戴上這王冠，從今天起，

你便是地下王國的王妃了。」

自此以後的三十天之內，在地下王國裏，預備着慶祝新的女王，異常地熱鬧。漸漸地到了熱鬧的最後一日，國王穿了最奢麗的衣服，走到亞柏葉的居所。他說着莊嚴的話語，他要亞柏葉做本國的王妃。

小姐這時回答了：

「小羅克王，你是好人，是親熱的人，我很愛你，但我却祇能這樣地愛你。」

國王太息着，但沒有懊傷的樣子，特意地微笑着。

「那末，亞柏葉，請遵守一個信約：什麼時候你有了真正的

愛人，那你便得告訴我，他是誰！」

亞柏葉承諾了這個信約。

以後，大家還是親切地過着生活，和以前並沒有稍異，但亞柏葉，却已經不是和小人們有趣地嬉遊着的，天真爛漫的小孩子了。在地下的世界，女子一到十三歲，身體也便像大人一樣地長成，而且，自在前幾天被國王說話之後，便格外愁慮着一切。她的全圓形的玫瑰色的面頰，漸漸地瘦小青蒼起來。雖是小人們種種地奉承，但遊戲總是不再有興趣。風琴也被遺棄在室隅。

一天早晨，亞柏葉的態度又突變了。她走出陳掛着無數美麗的綢緞的自己的居室，走向國王的面前去。迅速地她牽引了國王

的手，走過很長很長的走廊，來到了那個可從巖縫瞭望穹蒼的所在。

這時，小姐凝視着國王的容顏。

「小羅克王，請給我會見母親！不這樣，我要死了！」

她這樣地說，語聲顫抖，身體搖晃了起來。看到了這種狀態，就是怨敵，心裏也不得不感動起來的吧。但是，因為國王從心底裏愛着小姐的緣故，他立刻並沒有回答些什麼。

這天，亞柏葉整天站在同一所在，從纖微的巖隙，眺矚着輕淡地駛流着的天空的光線。天空漸漸變成了青白，不久，星星一個一個地浮現出來了，但小姐還不離開這裏。突然，有一隻手伸

觸到體膚上來，小姐喫驚着，轉過身去，國王從頭至脚指，穿着漆黑的兜風，站立在那裏。他的一隻手臂上，還掛着另外一件兜風。

「穿了這個，隨我來。」

國王祇說了這句話。但在亞柏葉，不知怎樣，却感到這一次是可以回到母親的居處了。

行行重行行，貫穿着亞柏葉未曾走過的道路，他們愈走愈高了。終於小姐又來到了人類的世界。呀，怎樣的美麗呀！怎樣的涼爽的清風呀！怎樣的馨香的鮮花的氣息呀！小姐非常歡喜，思緒也就爽朗顯豁了起來。她正在潛思的時候，羅克王把她從地面



抱了起來。國王的渺小的身體晃動着，輕輕地抱着小姐，神奇地飛掠過了花園，從開着的門口走進了沉靜的城裏。

國王這時，在小姐耳邊耳語着：

「好好地聽着，亞柏葉！從這裏到什麼地方去，你是明白了吧？以前每天晚上，不是你的母親總在夢中會到你，談着話，歡笑着嗎？但是今晚，這

並不是做夢，這是真的來會見你了。請好好地記着：你若觸着母親的身體，和她講話，我的魔法的力量是立刻會被擊破的！如果那樣，那母親再不能會見你，也再不能會見你的靈魂了！」

這樣說着時，兩個人，已經到了亞柏葉稔悉不過的屋宇的門前了。小姐的心胸，慄慄地急劇地悸動了起來。在母親寢室裏懸掛着洋燈的光下，亞柏葉見到了母親。她的容顏還是很美麗的，但是露着傷痛的情調。當亞柏葉凝視着母親的容顏的時候，母親也已見到了亞柏葉。母親的悲容突然消失了，她浮現出爽朗的笑顏，展開了兩手。小姐溢流着喜悅的眼淚，向着母親的身體撲傾過去。國王這時慌張了，拖住了小姐，抱着她，重又回到地下之

國去了。

108

五

國王以爲一度適應着小姐的願望，小姐便會恢復像昔日那樣的歡快，但國王是想錯了。恰恰相反，從今以後，小姐總是整天坐在屋中，祇是哭泣，雖然大家都來多方勸慰，但總是不能使小姐歡愉。

「爲什麼這樣地悲哀呢？請把道理告訴我！」

小姐聽到了國王這樣詢問，便這樣回答道：

「小羅克王，這裏國度中的朋友們，都是好人，都是親切的人，我現在很悲傷，請他們一同和我悲傷吧！我如果能夠，我也

想快樂，怎奈悲傷的力量強過自己的心的力量啊！我的悲傷，是不能會到我那心愛的幼利，這是比別離母親更爲痛苦的悲傷呢！母親在那裏，在做些什麼事，我是知道的，但是，幼利，他死了呢還是活着，連這個我還沒有分曉啊！」

小人們都沉默了。他們雖是這樣地親切，但因爲他們並不是人類，所以便沒有大的喜悅和深的悲苦。羅克王是能夠感到的，因此，他最哀憐着小姐的心。他跑到住在山的最深的地底上的年老小人處，和他商量這一件事情。這個老人有着種種色色變化多端的望遠鏡，凡是世上發生的事情——不論是地上的事抑是海底的事，這種鏡子，都能透視得清楚。

叫做叟羅的這個老人，這時取出種種的望遠鏡，瞭望探視着幼利的行蹤。他不久便清楚地望到了。

「有了有了，在湖底女魔王的宮室裏。但是他被拘押在牢室裏，這是很麻煩的。他怎樣纔能回到人間來呢？」

這句話是真確的。幼利自從和亞柏葉，離開古羅林杜的圍城，去看青碧的湖水以來，在這七年中間，也已成了一個壯麗的少年了。

隨着年齡的增長，幼利漸漸地不願意受綠色頭髮的湖中少女們的嬌養和愛好。終於有一天，幼利俯伏在水魔女王的脚下，懇求允許他回到以前的家庭。

女王俯下來，撫摩着幼利的頭髮，溫柔地說：

「你不在此間，這是爲難的。永遠住在這裏，和我一同做着本國的國王吧！」

「但是，我已和亞柏葉訂了婚呢。」幼利考慮後，這樣堅決地說了。

女王憤怒了，把幼利裝進水晶的匣中，擱置到可怖的鱗响的水底的巖窟中去。

羅克王取了叻羅的望遠鏡，費了好幾個星期，他才到了拘押着幼利的這個水國中來。小人行路本極遲緩，加之道路崎嶇，他就耗費了這麼多的時間。幸好從家裏把魔法的指環帶了出來，他

把指環擊撞水晶匣，水晶匣便破裂成了兩片。

「走這條路去，就可以重回世間了。」

國王這樣說着，幼利的道謝，連一半也都沒有聽到地，興奮地向前走了。

於是，從前方，一個小人騎着鴉背迎候了來。國王向着小人命令：

「寶伍，趕忙回到宮殿去，告訴亞柏葉小姐：幼利·杜·蒲蘭林，在水魔女國經過了七年，現在已經走脫出來，回到古羅林杜的圍城去了。」

幼利走出了山叢，在歸向城中的道路上，最先遇到的，是從

幼時被帶進城裏縫製衣服的熟識的裁縫師。這個以前的朋友，見到幼利平安地回了來，瘋狂似地歡喜着，但這個年青的伯爵，却一心地思念着養母和亞柏葉。

裁縫師說：亞柏葉小姐，那天和幼利一起失蹤了之後，就被地下小人國搶奪了去。她每晚上在夢中來和母親相會。夫人一邊悲傷着，一邊快慰地向人講述她還生存着在。這個村莊裏，在這七年間，隨起隨伏地起着種種謠言。但是，幼利的心滿想着亞柏葉，裁縫以下的話，便完全沒有聽到了。

幼利離別了裁縫匠，便急急忙忙奔向公爵夫人的屋子裏去。夫人一見到幼利，便萬不能再離開地，緊緊地樓抱着他。等到她

的興奮消滅時，幼利便詢問亞柏葉的事，開始商量怎樣才能從小人們的手裏救出她來。

夫人講述以前的事：那天兩個小孩子不見了之後，喫驚着，立刻遣人到四處探尋。據說這些探尋人中的一個，的的確確地見到有一羣小人，把亞柏葉載在轎上，向着山間深入進去。於是就向前追趕，因為脚旁有絹鞋跌落在那裏，俯身想把它拾起來。據說這時就有十來個小人，像蒼蠅一樣地向這邊趨集過來，劈劈拍拍地敲擊着這個探尋人的頭，他便暈倒了。小人們便取了靴子逃走。等到這個探尋的人甦醒過來時，山上已經沒有人的影子了。

這天晚上，人們都靜謐地睡了，幼利和幼時侍候他的家臣福

蘭克爾兩人，靜悄悄地走入了圍城的盔甲庫裏，穿上輕的鐵甲，戴上兜鍪，懸上短劍，把全身裝束完全整備了齊整。於是他們跨上了繫在森林裏的馬，直向小人的王國出發。馳驅騎馬，大約有一點鐘光景，便到了福蘭克爾從幼便知道這是走向地中的通道的洞口前。兩人在這裏下馬，忖度着內邊定是和外面同樣地完全陰黯，同時他們進入了巖洞，摸索着，舉步猶豫着。突然一道光芒迅速地駛射了過來，兩人的眼睛，便不由自主地昏花了。這道光芒，似是從阻隔在兩人的前路的，一個大柵門中放射出來的。

「誰？」這時，門中發出叱詰的聲音。

「幼利·杜·蒲蘭林，來領回古羅林杜家的亞柏葉小姐。」

幼利回答。

聽到了這句話，門便徐徐地開啓，他們兩人走進門去後，立刻門又自動地關閉了。幼利聽到了門的咿呀的聲音，透心地驚愕着，胸口也悸動起來。但是，逃路已經關斷，於是勇氣也就鼓舞了起來。退固不能，在前面，小人的大軍，又洶湧地整列行隊，箭像雪珠一樣地放射起來。幼利高舉藤牌，防禦着利矢，定睛一看，在最高一級的巖石上，一個戴着王冠，穿着國王的兜風的小人，站立在那裏。幼利見到了他，立刻投棄了藤牌，也不怕利矢紛紛地飛來，一直地向他那邊飛奔過去。

「是你嗎？援救我的是你嗎？帶領去我摯愛的亞柏葉的，也

是你的家臣們嗎？」

「我是羅克王。」國王回答。於是這個垂着長鬚的小人王，舉起親愛的眼睛，望着少年的容貌。「亞柏葉到我們的夥伴中來，已經好幾年了，平常都是很幸福地生活着的。地下國的人們，身體雖小，但都是正大的人們，違背她的心事體，決然是沒有的。去請小姐來！」

國王這樣說着，回顧後方。

在死一般的寂靜裏，亞柏葉走進了廣庭，環視着周圍。因為牆垣上，廣場中，並站叢集了無數百小人，起先小姐看不到分明，但轉瞬間，她的視線，立刻和幼利的視線緊接着了。她叫着

從心底湧騰出來的叫聲，奔向年青的伯爵去，身體緊靠着伯爵的胸懷。

國王凝視了這種情況一下，露着悲傷的容貌，說：

「亞柏葉，這位，是你願望做你丈夫的吧？」

「是的，是他，在他以外，什麼人都不是！請看呀，我是這樣地從心底裏歡笑出來呢！我從來沒有這樣的快樂過！」

小姐這樣地說，懽快得哭泣了起來。

「止住，亞柏葉，今天不是哭的日子。拭去眼淚，去道謝羅克王，他是將我從女魔王的水晶圈檻中援救出來的！」

幼利這樣說了之後，亞柏葉便立刻舉起頭來。溫柔的愛情的

光輝，滿溢着在她的臉上。小姐這時，才明白了國王的真誠的心。

小姐這時輕聲低語着：

「你爲了我，去援救他，我真感謝你呢，羅克王！」

於是，亞柏葉小姐，在這個小人國裏，收受了種種珍奇的土產；同時，她還遺給了這個小人國，以一種悲傷的回憶的種子。她在這裏經過了七年，現在，她，回到母親的圍城裏去了。歸家五六日後，她便和伯爵結了婚。但在往後，她無論怎樣地被紛煩於快樂的事情，無論怎樣地被追迫於忙碌的事情，每月一次的往訪地下的昔日友人的事，她是不會忘記的。



中華民國廿四年六月拾日 收到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付排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湖中的女王

實價三角半

譯者 葛尚德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排印者 毛耀記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一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濟南 貴陽 雲南 廣州 開封 重慶 汕頭 南京 西安 成都 廈門 杭州 武漢 長沙 溫州 北新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187
341334
(3)

341334
(3)